



季羨林 主編

華 林 博 士 文 庫

5

玄應《衆經音義》研究

徐時儀 著



中 華 書 局

華林博士文庫

玄應《衆經音義》研究

徐時儀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玄應《衆經音義》研究/徐時儀著. —北京:中華書局,2004
(華林博士文庫)

ISBN 7-101-04328-3

I. 玄... II. 徐... III. 衆經音義—研究
IV. H131.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74055 號

責任編輯:梁 彥

玄應《衆經音義》研究

徐時儀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

850×1168 毫米 1/32 · 27 1/2 印張 · 590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 冊 定價:56.00 元

ISBN 7-101-04328-3/K · 1836

本書承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資助出版

謹致謝意

華林博士文庫編輯委員會

主 編

季羨林

顧 問

饒宗頤 王永平

編輯委員

王邦維 葛兆光 湛 如 陳 明 李四龍

主辦單位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上海市重點學科規劃項目

總 序

季羨林

“博士”一名，古已有之，幾個朝代都使用過，指的是一種官名。現在我們使用的“博士”，則是舶來品，是英文 doctor（其它德、法等語也一樣）的翻譯，舊瓶裝新酒也。

歐美的教育制度，頗多不同之處。僅就我比較瞭解的德國而言，那裏不大有“畢業”這個概念。一般的情況是，一個學生經過小學、中學、大學十幾年的學習，最後在一個大學安定下來，選中了一個教授，參加了他的討論班，最後被教授認可，願意收為弟子，於是給學生一個題目，由學生自己去作。再經過幾年時間，論文完成，教授同意。於是確定時間，進行答辯。答辯的範圍共有四個：論文本身，一個主系和兩個副系，共有教授三人。主席照例是文學院長，因此答辯委員會一般都由四人組成。委員們巍然高坐，有如法庭。學生是審問對象。教授提問有極大的自由，上天下地，蒼蠅蚊子，無所不可。聽說漢堡大學一位中國學生以漢語為副系，不過圖省力而已。結果教授問：莎士比亞和杜甫誰早？學生答曰：莎士比亞。教授莞爾而笑，說道：“候補博士先生，對不起，你落第了。”我又聽說，十九世紀後半葉德國醫學權威 Virchow，學生答辯時，他捧出了一盤豬肝，放在桌上，問學生這是什麼。學生遲疑了半天，不敢答復。最後教授說：“這是豬肝。”學生說：“我也看着像豬肝。

但是答辯會教授先生怎麼能拿豬肝出來呢？”最後教授說：“你做不了真正的科學家。既然認定是豬肝，為什麼不敢說出來呢？”類似這樣的故事，我還聽過很多。你從中可以悟出來研究學問的道理。

至於博士論文，這當然是獲得學位的主要根據。這是一個學子展示才華，顯露鋒芒的最佳的地方。德國教授對論文的要求不算太低。一篇論文必須有點新東西，有點原創性。原創性當然有高低之別。但是，不管是高是低，你必須有，則是不可逆轉的要求。否則東抄西抄，下筆萬言，也只等於一堆廢紙。德國這一點小小的經驗，很值得我們中國學習。

我們中國實行博士生制度，不過只有二十來年的歷史。但是，一實行，首先就碰到攔路虎，這一條虎就是教授膨脹。據報載，一個大學裏的一個系共有七十名教員，其中有六十八位教授。這是否是事實，我不敢說。全國教授的總數，我也不知道，反正其數量是極大的。每一個教授都招博士生，勢所不能。於是某一些人又充分發揮了創造力，製造了博士生導師，簡稱“博導”這樣一個詞兒。博導評審權最初掌握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手中。後來授權幾個大學自己評審。於是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笑話。某大學某系論資排輩，某教授應該擔任博導了，而該教授此時正想寫論文投到某一位博導門下當博士呢。

笑話歸笑話，我擔心的是博士論文的質量。近十幾年來，我讀的博士論文不多，總共也不過三四十篇。總的來看，質量當然會是參差不齊的。但是其中頗多優秀之作。這證明了我們實行博士生制度是成功的，對推進學術研究起了積極的作用。

對博士論文的作者這一群博士們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是論

文的出版。試想一個青年人坐着冷板凳，開電燈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好不容易製造出一篇論文，結果只有幾個人看。他們鬱悶和失望，不是很自然的嗎？但是，出版又談何容易。哪一家出版社也不肯斥巨資出版很難有銷路的博士論文。十幾年前，海峽對岸主持文津出版社的邱鎮宗教授鼎力相助，在大陸同仁的協助下，賠錢出版“大陸文史哲博士叢刊”，出了百餘種後，無法持續下去，只好停刊。我個人認為邱教授這種善舉實在是功德無量，將永遠銘記在我們心中。

現在這樣功德無量的善舉又有人開始運作了。這是由兩個機構共同促成的，一個是上海龍華古寺的“華林獎學金”，一個是北京的中華書局。這真是天造地設的好搭檔。同這兩個機構我都有誠摯的友誼。上海的龍華寺，是一座佛教千年古剎，住持法師，操行冰霜，寺管會副主任王永平居士清明朗照，他們多年來關心當前我國人文科學的發展和研究工作，出版《華林》學術輯刊，舉辦學術講座，在北大等高校設立“華林獎學金”，不能不令人感到由衷的敬佩。北京中華書局一身正氣，我曾幾次稱之為“中流砥柱”，中華不出一本壞書，在出版界是難能可貴的，這非砥柱而何？我希望這砥柱不被蛀蝕而愈加堅固。在促成這一番功德無量的事業中起重要作用的幾位朋友中，有幾位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忘記。“華林”方面是湛如博士，沒有他的努力，這一件事是成不了的。中華書局方面則是書局領導及漢學室的幾位編輯。沒有他們的支持，這一件事照樣是完成不了的。王邦維教授也做了許多推動工作。對以上幾位朋友，我必須表達我最誠摯的敬意與感謝。

由於衆所周知不言自明的原因，我們還不能把所有的博士論文都納入我們的文庫中。我希望，年輕的博士們，不管你的論文是

否已經納入文庫，都要更上一層樓，鍥而不舍，繼續鑽研，以便取得更新更大的成績。你們都不要忘記李商隱的詩句：“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你們要亮出你們清越的鳴聲，與全國人民一起共慶昇平。

2003年1月23日

《玄應〈衆經音義〉研究》序言

“中國音韻學研究可以從漢朝末年算起”，而“漢魏人譯經，只是爲了求佛理；經過晉、南北朝，總趨勢仍是這樣”。這是邢公畹關於語言研究歷史方面的一段敘述。1955年中央教育部召開的語言學概論課教學大綱討論會上，俞敏談及佛經漢譯問題也曾持同樣說法，並繼稱道《玄應音義》、《慧琳音義》解釋佛經音義，詳注反切，在佛典語言闡析上翻開新的一頁。時隔五十年，俞說記憶尚新。筆者認同這一見識。徐時儀博士傾心於佛經音義研究，積二十餘年之心得與成果，出版《慧琳音義研究》、《佛經音義概論》及《古白話辭彙研究論稿》等專著，進而在已有成就的平臺上，夙興夜寐，悉心盡智，馭語言學與文獻學原理施之於玄應《衆經音義》之研究，溯源竟委，索隱勾玄，多方核察闡發，又告成新一部力作《玄應〈衆經音義〉研究》，此皆繼往開來，難能可貴。

本書在窮盡考察《玄應音義》各本 1100 多個異切基礎上，探討與語音演變相關的 200 多個異切，補正周法高、王力的有關論述；又在考察比勘玄應所釋 400 多部佛經中 8000 多條詞語基礎上，探源析流，補正《漢語大詞典》等釋詞的不少失誤，慧眼獨到，俱見匠心。凡此，明顯展示了《玄應音義》在語言研究、古籍整理、辭書編纂等領域的學術價值，填補了中古語言研究在這些方面的空白。同時又比勘《玄應音義》現存各本，對其間錯綜複雜的源流關係進行考證，校正傳本錯訛衍誤，補正周祖謨及其他學者有關研

究之若干疏失，亦見持說精到，創獲甚多。

綜觀全書，概而言之，作者站在佛經文獻語言的前沿，從佛經音義著作編纂之歷史、內容、體例、特色、價值、版本、流傳、影響及研究狀況作了多角度透視，多渠道開掘，全方位闡述，涉及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為宗教、哲學、語言、文獻、中外文化交往等等研究也都提供了豐富而可靠的資料和有力而見效的證明，科學價值、歷史意義、現實意義遠不止《玄應音義》自身為限，貢獻非凡。

另外還值得著重提出，本書旁搜遠紹，窮幽極微，嚴密考核，內發精英，既豐富訓詁學之寶庫，又突破傳統訓詁藩籬（傳統訓詁摒佛典音義之訓釋），兼將訓詁學研究引入勝境，促進訓詁學之新拓展，亦一重大飛躍。

“江山代有才人出”。視本書作者徐時儀博士壯年有為，學有專攻，治學嚴謹，造詣彌深，力作迭出，建樹卓越，至為欣喜，特為之序，並達賀忱。

許威漢

2004 年榴月

內容提要

佛經音義是解釋佛經中字詞音義的訓詁學著作，也是我國傳統古典文獻中一座值得深入發掘的知識寶庫。現存最早的佛經音義《玄應音義》是佛藏中的一部經典文獻，全書二十五卷，內容包容甚廣，集《說文》系字書、《爾雅》系詞書、《切韻》系韻書及古代典籍注疏的字詞訓釋於一書，詮釋佛經中需要解釋的字詞，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對當時所用詞語的一個較為全面的總結，且涉及宗教、哲學、語言、文學、藝術、中外交往史等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文獻學、語言學和傳統文化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尤其是玄應所釋詞語保存了許多其他典籍不載的活語言現象，大致反映了漢唐語言的實際狀貌，更成為漢語史研究的瑰寶。然而由於《玄應音義》成書後輾轉傳抄，版本多有差異，人們往往未及細檢，引據立論多有錯訛，而有關《慧琳音義》的研究則多籠統地將慧琳轉錄《玄應音義》的部分與慧琳所撰視為一體，失於考證二者的異同。有鑒於此，本書採用文獻學與語言學研究相結合的方法，首先窮盡性地逐詞比勘了《玄應音義》各本的異同以及與《慧琳音義》的異同，從而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為全面系統地研究《玄應音義》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全書共分緒論、版本研究、各本反切異切考、詞彙研究、《玄應音義》的學術價值五章。

版本研究部分考證了《玄應音義》的成書年代、版本流傳和文本系統，校正了傳本的錯訛衍誤，補正了周祖謨先生《校讀玄應

〈一切經音義〉後記》和張金泉、許建平先生《敦煌音義匯考》的一些疏失，指出《玄應音義》各本大致可分為高麗藏和磧砂藏本兩大系列，論述了兩大系列形成之源，指出磧砂藏和高麗藏本這兩個本子的相異在於契丹藏與開寶藏所錄《玄應音義》採用的傳抄本不同，不僅廓清了《玄應音義》各本間錯綜複雜的源流關係，而且為開寶藏、契丹藏、金藏、高麗藏和磧砂藏等佛藏間傳承淵源的研究提供了佐證。

各本反切異切考和詞彙研究部分著重從漢語史研究的角度著手，探討了《玄應音義》各本的異切和玄應詮釋的詞語。在窮盡性考察了《玄應音義》各本中 1100 多個異切的基礎上，運用詞彙擴散理論，認為同一文獻不同文本的異文反映了不同年代的語言狀況，可據以考察音變的連續過程，探討了各本異切所反映的 200 多例語音演變現象，補正了周法高和王力先生論述《玄應音義》反切的一些疏失。又在全面考察比勘玄應所釋四百多部佛經中 8000 多條詞語的基礎上，溯源探流，揭示了漢語詞彙雙音化和語法化的演變軌迹，探討了南北方言的異同，點面結合，對其中的複音詞、新詞新義、方俗口語詞和一些外來詞作了詳盡的考探，根據《玄應音義》的記載，尤其著重考證了睡暝、睡覺、莊嚴、斗戴、懽悅、叵我、生色、選異、婆娑、戰頌、打、忙、怕、槍、毗嵐、湏、甍甍、塔、印度、雇、撩理、鑰匙等一些複音詞、方俗口語詞和外來詞的演變線索。主要作有如下一些專題詞語考釋：

1、探討了睡、覺由並列結構的詞組演變而為動賓結構的複音詞的音義演變線索，指出“覺”由表“醒悟”義的動詞虛化為名詞“睡眠”和動量詞“睡一覺”義的演變與“醒”的詞義發展有關。隨著“覺”表示“睡一覺”的動量詞詞義的產生，至宋代，“睡覺”這一

詞組中“覺”表“睡醒”的詞義已虛化為構成表示“睡眠”義的並列複音詞的一種語法功能上的補足構詞成分，從而凝固成一個偏義複合詞。

2、指出“撞觸”義最初由“𢇛”表示，從木會意，同族字尚有敲、𢇛、𢇛、𢇛，“打”至遲在漢代已在語言中使用，由於木與才的筆誤，且“打”已成為其時的常用詞，“打”在口語中漸包容了“𢇛”的“撞觸”義，大約在唐代最終取代了“𢇛”。“打”的丁雅切或許與關中方言有更大的關聯，河西方言梗攝舒聲二等字的白讀與吳方言蘇州話白讀—aŋ 遙相呼應，透露出“打”由陽聲韻鼻化而脫落韻尾變為陰聲韻的演變綫索。

3、指出表“急遽”和“沒有空閑”義的詞最初為西漢吳揚方言的“茫”，東漢時演變為俗語詞，寫作“忙”。“忙”原用以表“害怕”義，與“慌”是同源字。“忙”由心理上的“茫然不知所措”義引申而有行動上的“忙亂”義，又引申有“急遽”和“沒有空閑”義。宋以後，“忙”多用於表“急遽”和“沒有空閑”義，其原所表“害怕”義反而趨於消亡。

4、指出從語音上考察，“怕”可能是“怖”的借音字，隨著“怕”的俗音普嫁反所表的“畏懼、害怕”義為人們所習用，人們對其原所表示的“靜也，無為也”義的本音普白反已不熟悉，往往以“泊”為其“靜也，無為也”義的記音字，後遂約定俗成以“泊”取代了“怕”所表的“靜也，無為也”義，“怕”則成為表示“畏懼、害怕”義的常用詞。

5、“嵐”有“山間霧氣”義，又音譯梵文 Vairambhaka 而有“大風”義。“嵐”字至遲在漢魏就已產生。

6、“渾”最初可能是一個外來詞。漢語的“酪”與匈奴語 yrak

或 Grak 有語源關係。酥酪之精醇者的漢譯由𩚑𩚑到醍醐與酒的釀制有關。

7、“毼毼”、“毼毼”是西域一帶人們對織花毛毯的音譯詞。從語音上分析，毯可以看作毼毼的省略形式。南北朝時“毯”字已出現。

8、根據玄應所釋，可考知“塔”字早於晉代已出現。由於“塔以安佛骨”與“土田”相關而訛名“浮圖”爲“刹”，故梵言差多羅(kṣetra)與刺瑟胝(Lakṣatā)在漢語中共爲“刹”這一個詞。

9、“印度”一詞漢譯異讀“身毒”、“天竺”等的讀音大多或與梵語 sindhu 音近，或與伊朗語 hindu 音近，可大致分爲 hindu 和 sindhu 兩大系列。印度國名的語源與其所處地理位置上的 Sindhu 河名有關，後傳入伊朗等地變爲 Hindu，又脫落 H，形式上與梵語“月”Indu 相似，玄奘很可能據此譯爲“印度”。

10、淡、痰在表示“下呼吸道粘膜分泌出來的粘液”義時爲古今字，“痰”字出現後則不再用“淡”來表示“痰”義。

11、玄應所說“疼”下里間音“騰”反映了通攝的讀音有文白兩個歷史層次，從語音學原理上分析，u 的共振峰很低，ŋ 的共振峰也較低。唇音和舌齒音後面的央後元音過渡段的共振峰 Ω 很接近於 u，很容易發展爲過渡音 u。疼的擬音爲 tuŋ，既有 u，又有 ŋ，兩個低的共振峰合在一起產生異化，於是變爲 t'əŋ。

12 大約在唐代，“雇”取代“顧”、“故”成爲表“出錢請人替自己做事”及“酬付”二義之字，而其所表“酬付”義後漸爲“買”、“付”所替代。

13、用墨斗的墨繩彈出墨綫最初用“攄”表示，後也可用“拚”表示。隨著唇音送氣的分化，“攄”成了表此義的古字，“拚”因讀

爲全清不送氣音且從糸與彈繩墨的繩有意義上的聯繫，故後來往往把表彈繩墨義的“拚”寫作“緝”。

14、“鑰”既可指“鑰匙”又可指“鎖”，這與“關鑰”或“管鑰”這一事物自身的性質及其所起的作用有關。早於唐代鑰、匙已組成複合詞。

15、“鍋”是“𪗇”的俗字，原指車缸。至遲在南北朝時，“鍋”已可用來指炊器。

本文還對《玄應音義》所引典籍中的《方言》、《說文》、《通俗文》、《韻集》等古代小學文獻作了窮盡性的輯佚和比勘，並從古籍整理和研究的角度著手，考證了玄應所見唐本《方言》、《說文》與今傳本的異同，論述了《玄應音義》在語言研究、古籍整理研究、辭書學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等方面的學術價值。

關鍵詞：《玄應音義》，版本，異切；詞彙，學術價值

**Study on *Xuan Ying Yin Yi* (*Interpretation of
Pronunciations and meanings in
Buddhist sutra by Xuan Ying*)**

ABSTRACT

Xuan Ying Yin Yi, the existing earliest interpretation of pronunciations and meanings in Buddhist sutra, is not only one of the classics of the Buddhism collections, but also a famous work for linguistic study. It has 25 volumes and contains plenty of content involving with various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religious, philology, language, literature, art and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t is of essential academic value with regards to philology, linguistics and the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aper mainly combines linguistics with philology, further collects and selects the related materials thoroughly, compares and corrects word by word the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ies of various versions of *Xuan liang Yin Yi*. After exploring the questions, re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and discriminating the errors, the paper makes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finishing year of *Xuan Ying Yin Yi*, the circulation of its versions and its text system, and the complicated original relations between its different versions were cleared up. It is pointed out that